

巴黎，一张行走的床

欧阳海燕 著

回乡寻根的法国华侨时凯丰爱上了热心帮助他的空姐陈静琪，在他浪漫热烈的追求下，陈静琪远嫁他乡，留在了巴黎，一年后生下了儿子海麦。在巴黎的一场爱情阴谋中，时凯丰失去了心爱的女人。幡然悔悟后，他挣扎于“真我”与“假我”之间，疯狂利用女人，不择手段地掠夺金钱。在他成为亿万富翁后，失去母亲的儿子海麦却绝然与之决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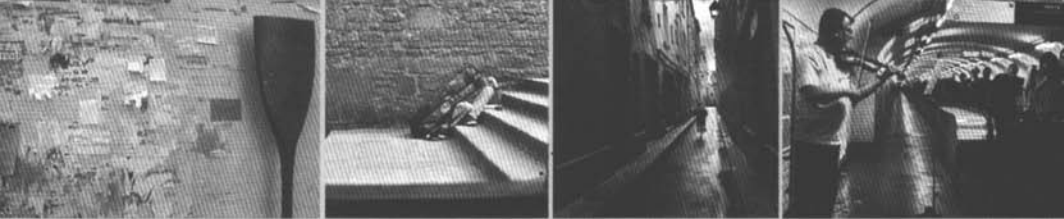
爱与恨，追逐与逃避，忠诚与背叛，都深深地埋藏在这些异乡游子的心灵深处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巴黎， 一张行走的床

欧阳海燕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, 一张行走的床/欧阳海燕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313-2861-5

I. 巴… II. 欧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501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0599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 主页: 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8mm×210mm

印张: 10.25 插页: 2

字数: 246 千字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黄梅

责任校对: 王恒霖

整体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录

- 第一章 回忆/002
- 第二章 搭铺/035
- 第三章 同居/067
- 第四章 野心/098
- 第五章 情人/139
- 第六章 天使/187
- 第七章 婚礼/232
- 第八章 毁灭/279



引子

站在艾菲尔铁塔上俯瞰，巴黎简直就是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卷：静静的塞纳河、恢宏的凡尔赛、博大精深的罗浮宫、现代摩登的拉德芳斯，还有那条全世界数一数二昂贵香艳的香榭丽舍大街，无不散发着尊贵、品位、活力和时尚的气息，体现出文明与现代，浪漫与摩登，繁华与图腾的完美融合。

但是，真正的美丽绝不是没有丑陋的一面，只是永不被丑陋淹没罢了！

第一章 回忆





巴黎，圣丹里（ST·DENIS）一个废弃的工厂地下室。海麦缩在墙角破旧的床垫上瑟瑟发抖，他又做了个噩梦。

这时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道刺眼的强光和一股醉酒人的恶臭冲了进来。

天亮了?! 他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。

突然，光线隐没了，只有那股臭气越来越近。

海麦猛地惊醒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床垫上爬起来。但他的动作还是慢了点，被打着酒嗝的父亲踹了一脚。

“儿子，饭……”时凯丰拎着一只白色饭盒，含糊不清地说。

海麦嫌恶地缩了缩身子，飞快地冲到水龙头边，拧开水龙头狂饮起来。

自从父亲变成了赌徒，丢了工作，输了房子，被赶到这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，海麦便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那便是一睁开眼就趴在水龙头下喝水。直到肚皮涨得有些痛了，他才抬起头，

顺手洗了把脸。这时垫子上已传来了雷霆般的呼噜声。

“这个赌鬼，什么时候又变成个酒鬼了？”

海麦的头剧烈地痛了起来。地上那浑浊的呼噜声像一根根尖利的针，刺得他茫然地在室内东撞西撞。他从地上拾起饭盒，这又是从中国餐馆打包来的剩饭菜。这猪狗都不吃的东西他让他已经吃了整整一个星期。

一股混着酒臭的怪味熏得海麦恶心不已。他突然发病一般拎起那饭盒，狠狠地摔向父亲，大叫起来：“时凯丰，我恨你！”

他恨他！母亲倒在血泊的那一刻，他就开始恨他！

“时凯丰”，这带着恨意的三个字像黑夜里的雷霆，轰醒了醉酒的时凯丰，他愣了一愣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儿子和他已俨然成了陌生人，儿子不愿意叫他“爸爸”，也不愿意他触摸他，这都是他意料之中和可以接受的事，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的儿子从眼里、嘴里射向他的竟是深深的恨！他还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啊！这让他感到有些后怕。

饭盒在空中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，在还没有到达目标时已经破裂了，饭菜四散开来，但大部分都准确地跌落在时凯丰的脸上，一种隔夜饭菜的馊味使他忍不住打了几个大喷嚏。时凯丰彻底醒了。他气愤极了，大骂着从地上爬起来，踉跄地冲上前去抓海麦，他要教训教训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子，他要让他看清楚、牢记住——他是他的父亲！

海麦见时凯丰从地上爬起来，一下子冲到了门前推开了门。时凯丰撞到门前时，他已经像一只小鹿蹦出门外。门“砰”地一声在时凯丰面前重重地关上了，他愣在那里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……

2

巴黎，1983年夏天与其他年份的夏天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典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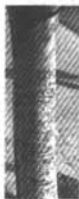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海洋性气候使巴黎的天气同往常一样忽晴忽雨变幻无常。但这个平常的夏天对于时凯丰来说，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。这个夏天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这就意味着在巴黎从此他成了孤家寡人。时凯丰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，连照片也没见过，父亲也从来不讲，仿佛时凯丰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不曾有过母亲一样。父子俩相依为命，生活倒也平平静静，安安稳稳。

虽然时凯丰生在巴黎长在巴黎，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，从小到大接受的是“法国是自己的国家”的教育，但他总会有一种被视为外国人的感觉，这似乎不仅仅是因为他长着与众不同的黄皮肤、黑头发、黑眼睛的缘故，也似乎不仅仅因为他会讲一种让法国人感觉怪异的语言的缘故。但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时凯丰自己也说不上来，然而这种感觉却是渗入骨髓和血液的根深蒂固，致使他对大洋彼岸一个叫中国的陌生国度充满了向往和兴趣。

直到时凯丰十五岁，他才断断续续听父亲的老朋友们讲起他们的故事，才从中多少知道了一些父亲的事情。

这帮人带着淘金梦，是从中国南部一个破落的小渔村坐闷罐轮船偷渡到法国的。没有身份，他们只能打黑工，不仅赚钱不多，而且还得受黑社会的压榨，生活十分艰难。时凯丰的父亲是当时那帮人中年龄最小但胆子最大的一个。他听人说外国人在法国义务服兵役可以得到法籍身份，便打定主意去当兵。大家纷纷劝他说当兵就是去打仗，打仗就是去送命的！法国人自己惜命如金，便用此政策来诱惑外国人去当挡箭牌，去送死。中国人向来遵循“好死不如赖活”的生存原则，虽然大家生活艰难，但好歹还能一天天地活下去。可是时凯丰的父亲仍不死心，他不甘成日东躲西藏地生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在法国参了军。五年后，当他重返巴黎时，他已是堂堂正正的法国人了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带回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安置费。他用这笔钱在巴黎十三区这个中



国人聚居的区域，买下了一套两居室——这也就是他死后留给儿子时凯丰的唯一遗产。买下房子后他很快与一个女人同居了。这个女人就是时凯丰的母亲。

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女人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时凯丰的父亲怎么认识她的。父亲和那女人不说，大家也不问。因为那时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，男女关系多少都有些不清不楚。而且时凯丰的父亲当兵回来后，性情变得有些古怪，也不怎么爱讲话。

时凯丰的母亲生下他不久便得病死了，而他的父亲再也没有找过别的女人。直到父亲临终前，时凯丰才知道家里那个黑木匣子里装着他从没见过面的母亲的骨灰。父亲拉着他的手，一遍遍地嘱咐：“儿子啊，等我死了火化了，也把我的骨灰装进这木匣子里，然后，你把我们一起送回老家，中国武汉……”

依照父亲的遗愿，带着父母的骨灰，时凯丰第一次坐上了飞往中国的班机。在这趟从巴黎飞往上海的班机上，他认识了一个叫陈静琪的空姐。可巧陈静琪是武汉人。当她得知时凯丰是送父母的骨灰第一次回乡时，她便义不容辞地当了时凯丰的向导。

一下飞机，时凯丰就发现自己寸步难行。因此陈静琪立即就变成了他的救命稻草，时凯丰紧紧抓住不放。好在陈静琪非常愿意充当这根稻草。时凯丰一步也离不开她，对她言听计从。在陈静琪的帮助下，时凯丰买下了一块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墓地，顺利地安置好了父母。

临走时，时凯丰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美丽热情的武汉姑娘，可是那一次他却没有勇气向陈静琪表白。虽然当时他已经二十三岁了，而且对待男女关系是彻头彻尾的法国式。时凯丰十五岁开始交女朋友，但不知为什么在陈静琪面前，他竟变得敏感胆小起来，腼腆的像一个不谙男女关系的小男孩。

然而，总有一些事出人意料地发生和存在，或许人们除了头



脑、心灵、感官以外，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，在别的力量睡着的时候乘虚而入，做了人们主宰。这不短不长的半个月的旅程，依旧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时凯丰和陈静琪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……



波瓦—哥伦布火车站 (GARE BOIS-COLOMBES)，是巴黎郊区一个寂寞的火车站，虽然火车每半个小时准点到达启程，但这里依旧显得空落寂静。也许是因为火车从这里驶向更远的郊区和外省，与人们向往浮华热闹的大城市生活的愿望背道而驰，所以上下往来的乘客也是稀稀落落的。

海麦呆呆地坐在月台一条金属长椅上，缩着身体。三月没有温度的阳光射在他消瘦的身体上，在地上投下一团细小的阴影，恍惚的像一个人不小心随手画下的一个可怜的句号。不时有风从四面八方刮过来，没头没脑地扑向他，冷得他不由得一次又一次裹紧了单薄的外衣。

虽然月台上很冷，但海麦还是很喜欢坐在这里。以前他还有学校可去，可自从跟着父亲四处流浪后，他就失学了。他无处可去，只好一天到晚四处闲逛；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他发现火车站竟是一个奇妙的去处。在这里，没有人打扰他。有人来，他可以看人，把这些来来往往的各种各样的人们想象成他的棋子，他让他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；有火车来，他就开始玩火车，把这又长又大的铁家伙当成自己的玩具，让它走就走、停就停；没有人也没有火车来的时候，他便静静地坐在一角，做着梦，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。

在冷风中，他看见自己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，有时睡在铺着洁白轻柔羽绒被的摇篮里，有时躺在母亲温暖的臂弯里，吮着手指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母亲沉醉的笑脸，专注地听着母



亲讲她和父亲的那些美丽的故事……

“啊，我的小宝宝，我的小海麦！你要记住，那是一个春天，一个迷人的春天，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！”母亲总是用这样的开场白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海麦真的记住了！他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已经记住了——那是一个春天。

在飞往巴黎的航班上，空姐陈静琪推着推车向后舱走去。飞机正穿过云层，一道金色的光芒喷射而出，镀着金边的白云在身边静静地滚动。陈静琪的心猛地剧烈地跳了起来，她愣了一下，不由得将右手按住了胸口。

“到巴黎了吗？”她忍不住问身旁的同伴。

同伴以为她累了，忙接过推车说：“已经在巴黎上空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可以下机休息了。”

认识时凯丰后，每次飞在巴黎上空时，陈静琪的心就会莫名其妙地狂跳起来。可是飞来巴黎又有什么用呢，时凯丰，他就像此时眼前这蓝色的透明的天空，似乎伸手可以触摸得到，其实遥不可及。

可是他分明听到了她的心跳，她也看到了他眼里闪动的爱情！他们却又是两个世界的人，自从那次离别后，便失去了联系。陈静琪摇了摇头，强迫自己不要再想这些。她身体软软的，无力地坐在乘务员专座上，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抓住了似的。

飞机准点安全地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，忙碌了十几个小时的空姐们拖着行李箱列队走向她们的临时休息室。

“陈静琪——小姐——”有人在叫。

“哎——”陈静琪不由自主地应了一声，猛地收住脚，惊异地站在队伍中间四处张望。

人群里走出一个笑容可掬的小伙子，他径直走到陈静琪面前，从身后拿出一枝火红的玫瑰，递到她手中。

刹那间，陈静琪仿佛又一次被那道迷绚的金色的光芒裹住了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

一转眼，那小伙子已不见踪影。

刚走了两三步，又上来一个送红玫瑰的男子；接着，左边又钻出来一位手拿红玫瑰的小伙子；再走，又冒出一个……中国空姐陈静琪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世人瞩目的大明星。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不少人都停下来站在一旁观看，更有好事者还一路跟着她。

陈静琪好像行走在云朵上，完全迷糊了。空姐们惊呼嬉笑起来，纷纷打趣着她。如果不是严格的纪律约束这队如花般的中国姑娘们，她们一定会兴奋地将陈静琪抛到天上去。

空姐们叽叽喳喳，兴高采烈地穿过惊心动魄的机场大厅，来到休息室。忽然，如昼的灯光一下子熄灭了，整个大厅一片漆黑。还没等空姐们的惊呼冲出喉咙，大厅的中央立即亮起来一个心形的火焰，火焰之上是“陈静琪我爱你”六个大字；火焰之下是成百上千朵火红的玫瑰花；花海之中时凯丰单膝跪在那里……

刚掉进黑暗之中的人们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！陈静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怀中玫瑰无声地散落



下来……时凯丰一个箭步冲上来，紧紧地拥抱着她，大声地说：“静琪，JET' AIME（我爱你）！”

爱情之火，像一个火炉，烈焰飞腾，更像一个着火的森林，向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，令人心颤。那颗年轻的心，不可一世的热情，出其不意的浪漫，使陈静琪身心如沸。尽管这只是她与时凯丰的第二次见面，但她已被他完全征服了，她无法抗

拒地被卷进了这爱的火海。

那天晚上，陈静琪没有随机飞回上海，她留下来了，与时凯丰结了婚。新婚第一夜，时凯丰温柔地把她放在铺满百合花的婚床上，他们在花的海洋里颠鸾倒凤，在醉人的花香里持久地缠绵，一起坠入云端……一点鲜艳的处女红在那片雪白之中，醒目的就像一个郑重的承诺，他们爱情的承诺，一生一世的承诺！

一年后，他们的儿子海麦出生了……

／

“呜——”火车启程的呼啸声蓦然惊醒了海麦，他猛地颤抖起来，下意识地伸手向前扑了几下。每次听母亲讲这个故事，他总会有强烈的反应，仿佛母亲的激动传到他身体里似的。他茫然地抬起头来，一个大大的笑容还挂在脸上。

火车如一只长着无数个嘴巴的怪兽，一边将月台上七零八落的法国人吞了下去，一边吐出一个胖胖的火车站管理员和一个瘦小的黑男孩。

那胖子拧着小黑男孩耳朵，叫骂着：“MERDE（狗屎），你这个小黑鬼，又上车捣乱！这次我可不会放过你！”

“你不要碰我，我今天一出门就跌了一跤，正好跌进一摊狗屎里，我身上很臭呢，小心你这身漂亮制服！”男孩扯开尖细的嗓子叫着。他果真穿着一身已经脏的看不出颜色的衣服。

胖子听了男孩的话，猛地松开了手。男孩趁机像泥鳅一样逃掉了，胖子抖着一身肥肉追着，男孩机灵地东躲西闪，胖子根本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好站住了，恨恨地骂起来：“小黑鬼，下次让我捉住了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男孩哈哈大笑着向他吐了吐舌头，向海麦这边跑来了。在经过海麦面前时，他停了下来，像老朋友似的拍了拍海麦的肩，一





屁股坐在他身旁。

“嗨，我叫小卷毛。你呢？我好像认识你呢！”他歪着头说。

“我叫海麦。你可真厉害，你不怕那些人吗？”

“哼，那些笨蛋，我才不怕呢！我每天到火车上卖小像章，我又没有去捣蛋，可他们就是不让。哈哈，他们不让，我还是有办法上去！他们拿我没办法，刚才那个胖子更是个笨蛋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！哈哈……”想起刚才的一幕，小卷毛笑得前俯后仰。海麦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，你也在这儿卖东西吗？”

海麦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没有东西卖。”

“噢！”小卷毛叹了口气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问：“你不回家吗？”

家？家早已被成天喝的臭气冲天的酒鬼爸爸输给别人，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是他的家吗？海麦坚决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！”

“我也不能回去，没卖掉二十个像章，这么早回去的话，叔叔会打我的！”

“那你的爸爸妈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”

海麦的心猛地抽了一下，两人都没有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卷毛向海麦靠了过来，他笑着拍了拍海麦的手，问：“你愿意看看我的小像章吗？”见海麦点了点头，他迅速从背上取下小布袋，从中抓出一把五颜六色的小像章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椅子上。小卷毛像猴似的趴在一边，如数家珍地向海麦介绍起来。

“这是米老鼠，这是机器猫；这是炸弹、手枪、铁塔，还有玫瑰花。好看吗？看这个，这是月牙面包，你吃过吗？我吃过，叔叔高兴的时候，会带我到超市去买，很好吃呢！……”

“咕咕咕”冷不防海麦的肚子雷鸣般地响起来。从早上到现在，他还没吃一点东西，现在已饿的前胸贴后背了。

小卷毛听见海麦肚子叫，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也饿了。”

说着，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长面包，分了一半给海麦。

“吃吧！”

这一定是小卷毛一天的食物。海麦见小卷毛将较长的一半递给自己，有些迟疑。

小卷毛却不由分说将面包塞进他手中，催促着：“快吃吧。”

海麦有些感动，他拿起面包，狠狠地咬了一大口。两人相视交换了个眼神，便大笑起来。面包不是新鲜的，早就硬得像石头一样，海麦嚼了几下，但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小卷毛见海麦被哽得直翻白眼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等一下，那边有个自动售货柜。今天我赚了二十五法郎呢，一个好心的太太买了我四个像章，还给了我五法郎的小费呢。我们去买瓶果汁来喝吧！”

小孩子总是嘴馋。当他们跑到那个自动售货柜前，望着里面花花绿绿五颜六色诱人的食品时，早就喜笑颜开，忘记了自己的不幸！两个男孩的手指神气十足地在玻璃窗上划过，最后发现他们的五法郎只能有两种选择。但他们并不失望，两人仔细将两种果汁比较了一番，最后一致决定买那个装着黄澄澄橘子汁的小葫芦。

小卷毛拿出那五法郎，交给海麦，说：“投币吧！”

这一次，海麦没有迟疑，他慎重地将硬币塞进投币口，接着小卷毛迫不及待地按了小葫芦的号码。两人不约而同地退了一步，拉着手，等待着自动售货柜“当”的响一声，然后吐出他们的小葫芦。

可是一分钟过去了，两分钟过去，半个世纪都过去了，自动售货柜却仍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
小卷毛左右看了看，发现柜子上贴了张告示，耸了耸肩，对

